

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·小说卷二

姐姐 姐姐 快跑

JIEJIE
KUAI PAO

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 编

漓江出版社



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·小说卷二

姐姐 快跑

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 编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姐姐快跑 / 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
2017.8
(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. 小说卷; 二)
ISBN 978-7-5407-8252-8

I. ①姐… II. ①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6981 号

姐姐快跑

——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·小说卷二

出版人: 刘迪才

作者: 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 编

策划: 石才夫

编委: 覃瑞强 冯艳冰 李约热 韦露

责任编辑: 杨海涛 苏子新

装帧设计: 璞 间
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编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771-5825315

传真: 0773-2582200 0771-5824817

电子信箱: ljcbbs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刷: 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: 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张: 11.25

字数: 260 千

版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07-8252-8

定 价: 6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问题, 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

序

“文运同国运相牵，文脉同国脉相连”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、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。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，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，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”。而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最终要看作品，文学创作既要有“高原”，又要有“高峰”，中国文学正迈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，努力由“高原”向“高峰”步步攀登。

为了认真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繁荣发展广西文学，反映新世纪以来广西文学的时代特征与文学精神，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挑选出近年发表的优秀小说、散文作品编辑成册，推出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，将那些历经岁月沉淀和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，以展现刊物一路走来的坚实笃定与光彩果实。

本套丛书按体裁分两类，分别是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小说卷（共三卷），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散文卷（共两卷）。

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小说卷所选作品主要是近年来《广西文学》新设栏目“特约头条”中的作品，这个栏目主要刊发区内外文学名家的最新力作。此外，小说卷还将10年来《广西文学》首发，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杂志转载的广西作家的小说精品收录其中。既有国内名家的力作，又涵盖了20世纪50、60、70、80等年代出生的广西作家的作品，是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近十年来办刊的重要成果之一。虽然我们尽力遵循既定的选稿原则，也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，但难免有遗珠之憾，不足之处有待读者的检验和评判。

《广西文学》自1951年创刊至今已走过60余载。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刊历程中，栉风沐雨，砥砺前行。新世纪以来，面对广西文坛生机勃勃、新人辈出的发展形势，刊物始终坚持“用我们的方式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，扎扎实实为作家服务，以高品位、高质量的，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奉献给读者”之办刊宗旨，推出了大量优秀作品，培养和扶持了众多不同年龄阶段、不同民族背景的作家、作者，为繁荣广西文学创作和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此次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（小说卷、散文卷）的结集出版，既是总结，又是一个新的起点。衷心祝愿广西作家志存高远，创作出更多文学精品，广西文学事业更加蓬勃辉煌。

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

CONTENTS

目 录

- 001 / 姐姐快跑 ⊙ 凡一平
045 / 范老板的枪 ⊙ 田 耳
101 / 尖 叫 ⊙ 付秀莹
117 / 我的“再生人”太太 ⊙ 光 盘
163 / 会飞的父亲 ⊙ 李 浩
190 / 说 事 ⊙ 红 日
237 / 带你飞 ⊙ 黄咏梅
256 / 郸城·清明故事 ⊙ 武 歆
275 / 纠 缠 ⊙ 梁志玲
315 / 我梦见了古小童 ⊙ 小 昌

姐姐快跑

凡一平

1

“姐姐，我叫韦运团，你叫我阿团好了。”

“我叫苏牛，叫苏牛也行，小牛也行。”

这两个自我介绍的男孩在沈能能看来，就像砖棚边上的两只狗，夹着尾巴立正，全神贯注地观望着它们的主人，敏锐而忠实。现在，阳光跟随西坠的红日，转移到山下，已经不刺眼了。风趁机从洞里、树丛和泉水冒出来，消弭太阳留下的热气。山上变得清凉了起来。于是，沈能能看待这两个土了吧唧的男孩，就比较顺眼了。

两个男孩都穿着球衣。所不同的是球衣的颜色和号码——韦运团穿的球衣黑白相间，21号；苏牛是19号，黄色。沈能能不懂球，但还是看得懂或能判断出，两人喜欢的球队不一样，崇拜

的球星也不一样。虽然喜欢和崇拜的对象不同，但并不妨碍两人共同在山上牧羊、养鸡。

从今天起，韦运团和苏牛还得养一个人，准确地说，是保护一个人。这个人分别对他们是他们的叔叔和舅舅的那个人来说，非常重要。那么，韦运团的叔叔也就是苏牛的舅舅，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人交由他们保护，足可见叔叔对侄子、舅舅对外甥的绝对信任。

这位叫沈能能的漂亮姐姐是下午的时候，由同是一人却分别是韦运团的叔叔和苏牛的舅舅送到山下的。这韦运团和苏牛称呼不一样的同一个人，叫韦先。虽然韦运团和苏牛知道他们的叔叔和舅舅的姓名，但他们从来不叫，因为他们对叔叔和舅舅非常尊敬。如果听到别人叫叔叔和舅舅的姓名，他们会非常心疼，并怒视对方，视同回击。

叔叔（舅舅）开车来到的时候，韦运团和苏牛已经在山脚等候了。卸掉车牌并裹满泥尘的小汽车像归栏的牛一样止步在家乡的山地。韦先从车上下来，面见他的侄子和外甥。他一一嘱咐侄子和外甥后，才把沈能能和行李从车上叫下和拿下，交给了他信任的人。

韦运团和苏牛作别叔叔和舅舅后，领沈能能上山。两个表兄弟一前一后，护着他们有生以来亲眼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，去往他们放牧居住的砖棚。羊肠小道上活动着特征明显、步调不一的三个人，就像是迁移的家畜里，一只领队的黑狗和一只断后的黄狗，以及它们护卫的金贵的羊，或者是斑斓的鹿。穿黑白相间球衣的韦运团走在前面，清除杂草和障碍，尽量拓宽路面，像球队的前锋和灵魂，突破重围，负责将球送进对方的球门，那么苏牛

则像球队的后卫了，这不容易破对方球门却常被对方破自己球门的尴尬、艰难的角色，现在的确尴尬和艰难——这个走在他前面的穿超短裙的女人，个子高挑，走的又是上山的路，圆润挺翘的屁股总是在他面前晃，像是一只弹跳的皮球。还有那两条笔直白嫩的长腿，像是春天的竹笋。你说他到底看还是不看？想不想看？敢不敢看？看那是一定看的，不得不看。但苏牛只看那么几眼，就不敢再看了。再看下去就是犯罪了。第一，他的手万一控制不住触摸那又圆又翘的屁股或嫩腿，哪怕就一下，那也是犯法的；第二，是对舅舅的冒犯。这是舅舅的女人，毫无疑问，再傻的人也看得出来。苏牛认为自己不傻。他觉得他偷看女人那几眼，已经很对不起舅舅了。既然不敢看前面的女人，那就看别处呗。苏牛往左看，左边是山。往右看，右边也是山。往后看，并索性倒着走，看的还是山。山有什么好看的？苏牛郁闷地闭上眼睛。眼睛一闭上，眼界却奇迹般地打开了——那屁股和白腿，清清楚楚地浮现和活跃在他的脑海里，并且被他触摸了。他起初是轻轻地摸了一把，见那屁股没有躲开，那腿没有倒踢过来，便着力摸下去，越来越放肆地摸。何止是屁股和腿，后来女人整个的身体都倒在了他怀里，像是一头温驯的野鹿，任由他胡作非为了……结果是，苏牛在巅峰的时候摔跤了，人和行李差点坠入百米深的悬崖。韦运团和沈能能闻声往后看。韦运团看着命悬一线的表弟，跑过去把他拉上来后，冷冷地说，见鬼了你。沈能能在问了苏牛伤没伤着之后，奇怪地说，你一个山里人，走山路也摔跤，还不如我，奇怪了。苏牛羞愧地低着头，说我表哥讲得对，我见了神仙了。

沈能能现在落座的是一把靠椅，因为椅子舒适和气候凉快了

的缘故，她舒服地看着两个托管她的男孩。她已经知道两人是表兄弟，但是是怎样的表兄弟还不清楚。他们和韦先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
“我爸爸是我叔叔的哥哥。”韦运团说，他似乎猜出了沈能能的心思。

“我妈妈是我舅舅的姐姐。”苏牛说。

沈能能想了一会儿，“就是说，韦先，”她指韦运团，“是你爸爸，”又指苏牛，“和你妈妈的，弟弟？”

韦运团和苏牛没有点头，也没有答应。两人的神情都有点绷紧，看得出来是不愉快。沈能能直呼了他们叔叔和舅舅的姓名了。

沈能能并不觉得两人不高兴，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高兴，又问：“阿团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韦运团说：“二十二。”

沈能能又问苏牛：“小牛，你呢？”

苏牛说：“也二十二，但比表哥小三个月。”

沈能能说：“我比你们大三岁，二十五。叫我姐姐没错。”她自重地把超短裙抻了抻，“哦对了，我叫沈能能。沈阳的沈，能力的能。两个能一样。”

韦运团和苏牛没有反应，似乎对沈能能的年龄和名字不感兴趣。两人木木地站了一会儿，韦运团对苏牛说：“你去做饭还是铺床？”

苏牛想了想，说：“铺床。”

沈能能一大早就醒了。

应该说，她是被鸟叫唤醒的。山上至少有一百种鸟，像是志同道合的音乐人，纷纷来到砖棚的周边，开起了音乐会。盛大的交响乐喧天动地，必然使熟睡的沈能能觉醒了。在城市里，能让沈能能这么早醒早起的事情是不常有的，除了赶飞机或来例假。尽管是早醒，今天沈能能却不觉得困，也没有了睡意。她当然还不知道这是山上负氧离子的作用。在简陋的砖棚里和坚硬的床上，她居然有了一次高质量的睡眠，就像高质量的性爱一样，让她爽快和充实。她一醒就坐起来，只是愣了愣，似乎是在想自己是怎么睡在这里的。在确定是怎么回事后，她掀开蚊帐下床，穿着睡衣外出。

打开门她便看到了横卧在门口的苏牛——他仍然穿着 19 号黄色球衣，用麻袋当枕头，纸箱为席，还睡得沉香，看来就是在这里过的夜。沈能能不想叫醒他，便轻轻从他身上跨了过去。

砖棚外的小坪坝醒目地晒着沈能能昨晚换下的衣裙，像店铺的旗幡一样招摇。坪坝的两端是两个竹筒制作的小球门，球网也是竹篾编织的。几十只鸡在坪坝上奔跑追逐，像球员一样争先恐后。其中一端球门的附近安放着一台柴油发动机，发动机边上的巨石架设有锅形的电视接收器。这些陈设表明韦运团和苏牛两个表兄弟的体育文化生活并不缺乏。他们是有良好爱好或追求的农民。这样的判断让沈能能感到安全。当然韦先把她交给这两表兄弟托管，首要原因是交给他们安全，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人。然而

现在坪坝和砖棚的周边却看不见韦运团，那两条狗也不在场。那么充当看家护人角色的就是还在梦乡的苏牛。

苏牛很快也醒了。他看到在坪坝上溜达的沈能能，一副吃惊和自责的神色，就差没打自己的脸。他跑过来跟沈能能赔不是，说：“沈姐姐，我睡得太晚了，天亮了才睡着，你起床了我都不晓得。对不起沈姐姐。”他说完急忙去端水伺候沈能能洗漱。等沈能能洗漱完毕，苏牛的早餐也做好了。早餐是煎蛋和羊奶——最纯正的原生态食品让沈能能吃得津津有味。当然昨天她已经品尝过了。昨天晚餐她不知不觉吃了半只鸡。

吃饱喝足的沈能能要求去游山玩水，苏牛拒绝了她，说：“这里的山水都一个样，关键是没有路。”沈能能指着坪坝边上的一条小路，说：“那不是路吗？”苏牛说：“那是羊走的路，和我走的路。这条路过去不远，连我都不敢走了。”沈能能说：“没有我不敢走的路。”

苏牛小心谨慎地带领已经换装的沈能能走在通往后山的小路上。不到十米，就遇到了第一个沟坎。这需要一个跨跳才能过去。苏牛一个箭步跨跳过去，然后回身看着沈能能。沈能能犹豫，把手伸向苏牛，“拉我一把。”苏牛也犹豫，然后身子前倾抓住沈能能的手，将她拉了过来。因为有苏牛的帮助，沈能能越过沟坎后才能立定站稳。往后遇到沟坎，沈能能便自觉地把手伸给苏牛，苏牛也自动地把对方的手捉住。沈能能握苏牛的手或许没有什么感觉，但对苏牛来说就像是过电一样。这二十多年他握过妈妈的手、亲姐姐的手、女老师的手，都没有触电的感觉。这女人太特别了，像发电机一样。他愿意被她电死。

前面忽然跑过来两条狗，正是昨天沈能能见过的那两条。它们是来迎接她和苏牛的。这两条狗对沈能能摇尾仰视，似乎是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主人或家人。而沈能能也喜欢上了这两条狗，她蹲下来，伸出双臂。两条狗没有如她所愿投入她的怀抱，但效忠或献媚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。苏牛指着黑狗说：“它叫皮尔洛。”他接着指黄狗，“它叫沙欣。”沈能能说：“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呀？像外国名似的。”苏牛说：“皮尔洛是我表哥喜欢的球星，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。沙欣是我喜欢的，德国多特蒙德队。”沈能能觉悟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明白了。两支不同的球队，喜欢不同的球星。那它们……还有你和你表哥，会不会打架呀？”苏牛微微一笑，“打的。”

现在黑狗皮尔洛和黄狗沙欣接替苏牛担当了沈能能的向导。它们步调一致，默契地把人引向前方。

韦运团坐在两块巨石依靠形成的关口边，远远望见苏牛和沈能能手牵手拉拉扯扯踏青而来。他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立刻闻出了异味。他的眼睛顿时露出了鹰一样的凶光。他霍地站起来，手里的弓箭捏出响声。在最先到达的两条狗面前，他独独朝黄狗沙欣狠狠地踢去了一脚，然后举箭拉弓，做了个威胁性的发射动作。黄狗沙欣没有嗷叫，忍痛躲去一边。

看到名义上从属自己的狗被踢打和恐吓，苏牛一个惊愣，然后是幡然猛醒，迅速收回牵扯沈能能的手。他快步走向表哥，坦率地说：“沈姐姐要来参观我们的羊，路不好走，沈姐姐就要我牵她的手。我没有做对不起舅舅的事。”

韦运团说：“我没有要你解释，你解释做什么？”

苏牛说：“沙欣又没有惹你，你踢它做什么？”

这时沈能跟了上来，看看拦在前面的巨石和断头的路，说：“羊呢？”

苏牛朝关口一瞥。

韦运团默默地走过去，打开了关口栅栏的门。

入关远眺，极目望去，风吹草低，沈能看见漫山遍野的羊。那是数百只清一色的黑羊，像是被优待的同一种族的移民，在无忧无虑地进食和找乐。太阳初升，明亮的光芒又为它们增加了一层温暖。鹰隼在天上盘旋飞翔，俯视着它叼不走的庞然大物，以及时刻有人警惕和保护的羊羔。这是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，四周是悬崖峭壁，只需要把关口的栅栏门一闭，羊就不会走失。除了被出卖和宰杀的羊，没有一只能够独自走出和离开这天然的石围。当然，所有的羊都不愿离开这肥美的群山怀抱，一定的。

沈能羡慕地看着羊，新奇地望着山。眼前的景象，让她赏心悦目。她情不自禁或忘乎所以地将双手做成喇叭状，大喊：“韦先——我愿意——我很愿意——被你藏在这个地方！”

山崖回应和重复她的呼声：“韦先——我愿意——我很愿意——被你藏在这个地方！”

韦运团和苏牛忌讳的叔叔舅舅的姓名反复被呼唤，这让他们深受刺激，仿佛被雷击一般。表兄弟俩反感地瞪着放肆直呼他们叔叔舅舅姓名的女人。韦运团气运丹田，力聚掌心的右手在颤抖。虽然最终没有发挥，但心里其实已经掌掴这名不知好歹的女人了。相对来说苏牛要含蓄一些，他咬牙切齿的同时，只是暗暗后悔对这名莫名其妙的女人照顾得太好了。

沈能能的眼睛忽然闪烁泪花，然后涌出泪水。她或许是想念被她呼叫的男人，或许是被面前的男孩尊敬自己亲人的行为感动，总之她哭了。

接着，她一边掏出纸巾吸泪，一边对怒视或冷漠她的男孩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”

韦运团和苏牛没有吭声，但是目光缓和了不少，像是逐渐接受了沈能能的道歉。

“你的叔叔，”沈能能对韦运团说，接着她看苏牛，“你的舅舅，对我很好，非常好。”

苏牛想不通，说：“那他，为什么不要你呢？”

沈能能说：“他不是不要我。他不是放弃我，抛弃我。我是暂时留在这里，藏在这里的。等风头一过，没有危险了，我就会回去。”

还是苏牛说：“我只是晓得我舅舅在城里做官，但具体是个什么官，我不晓得。你晓得吧？”

“安监局局长。”沈能能说。

“管什么的？”苏牛问。

沈能能思忖了一会儿，像是在找一种通俗易懂的说法。“管楼不能倒塌，桥不能断，矿不能出事故。还有，你们春节烧的鞭炮的鞭炮厂，不能爆炸，等等。总之，不能出问题，一出问题，你的舅舅和阿团的叔叔就出事了。出事就没救了。”她说。

“那我舅舅现在……没出事吧？”苏牛说。

“没有，”沈能能说，“不过现在风头很紧。我到这里来，就是来避风头的。”

苏牛说：“我舅舅的事，那关你什么事呢？”

“少多嘴！”韦运团说，并一把将苏牛推过一边，“赶羊去，把羊统统拢去西山那边。东山这边要养草了。”

苏牛乖乖听从表哥的指令，两条狗又乖乖听从苏牛的指令，一起去赶羊了。

一天不到，或转瞬之间，表兄弟俩重新分工。苏牛的理想工作被剥夺，就是说，照顾或管护沈能能的责任，转移到韦运团这里。

看着远处吆喝驱赶羊群、手持响箭威胁大雕的苏牛，又看看一旁沉默寡言、目光炯炯的韦运团，沈能能说：“你的血管里，或者骨子里的东西，更接近你的叔叔。”

听着沈能能不知道是褒是贬的话，韦运团不表态。他稳重地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也像一块石头。

3

不过五天，沈能能就闹着要回去了。看起来，山里的清新空气和新鲜的食物并不能锁住这城市女人的心和胃。两个农村男孩对她的百般照料或精心呵护，也改变不了她的任性。

她是因为想念、不放心叔叔舅舅了吗？韦运团和苏牛这么想。

这几天里，沈能能都和韦先通电话和发短信，用的是苏牛的手机。因为她的手机在来时就被韦先扔掉了，号码也已经停用。沈能能开始不明白，以为关机就可以了。韦先告诉她，现在的技术已经登峰造极炉火纯青，即使关机也可以侦测到你的位置。

身份证也是，带在身上就能知道你在哪里，于是韦先把她的身份证也没收了。所以，沈能能到山里后，要和韦先联络，只能使用别人的手机，而且只能用苏牛的。韦运团的手机沈能能为什么不能用？沈能能也纳闷。也许他的手机里藏有不可告人的信息或秘密吧。总之韦运团明确表示，如果她要和叔叔联络，就用苏牛的手机。他现在是山大王，得听他的。用苏牛的手机也一样，只要能和韦先联络上。头两天，她每天至少和韦先通两次电话，短信就无数了。山上信号不是太好，通话断断续续，短信也常发不出或收不到。她每次打电话和接收短信，都要登上架设电视接收器的那块巨石。这种想念情人的手段和行为太难太苦了。苏牛和韦运团不是不看在眼里，但是无能为力，只能这样。

第三天的时候，沈能能只和韦先通了一次电话。她从梯子爬到那块巨石上，打通了韦先的电话。她打电话的时候，苏牛和韦运团就在巨石下面警戒，以防万一。头两天的警戒比较松散，不时望望而已。但今天表兄弟俩特别紧张，因为他们发现沈能能的情绪特别激动，情绪激动就容易摔下来。韦运团和苏牛不得不提高警戒或保护级别，以应对有可能发生的不测。他们像消防员在楼下观察楼顶扬言跳楼的轻生者一样，上面的人每挪动一步，下面的人也相应挪动。苏牛和韦运团不是消防员，没有气垫。他们急忙抱来了茅草，甚至被褥，铺在巨石底下。头两天沈能能和叔叔舅舅的通话内容，韦运团和苏牛不知道，或者说听不清楚。第一他们不敢听，第二沈能能说话也小声。情人间的卿卿我我之类甜言蜜语，偷听是不道德的，何况又是叔叔舅舅的情人呢。但今天他们不得不听，因为风云突变，沈能能一反常态地暴跳如雷，